

1 导 言

i. 范围

本书介绍了从荷马 (Homer) 到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的大约 1100 年间在古典思想中的一些具有哲学兴味的论题。因此, 本书主要涉及希腊哲学——这就是说, 以希腊语言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和它的直接后裔。

对本书出发点的选择不是任意的, 因为荷马的诗歌属于最早期的希腊文学著作之列, 并且对于后来的古典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结束地点的选择要任意得多。奥古斯丁在公元 430 年的死正好时当 (操拉丁语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哲学中的古典传统在 (操希腊语的) 东罗马帝国与阿拉伯那里延续了下来, 直到重新被介绍到西欧去; 暗示帝国一部分的陷落标志着哲学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停顿是在某些方面令人遗憾的。认为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的开端也仍然并不全错; 而且如果我们在他这里停止, 我们对于哲学在后来的世纪中的走向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看法。¹

要对所有的主要哲学家和古典思想中的哲学论题绘出一幅速写也将需要一部长篇巨著或是一部非常紧凑的著作; 而我没有企图去包罗万象。我略去了某些主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柏拉图 (Plato) 后期对话的大部分, 怀疑论的许多篇幅, 斯多噶学说中更为技术性的方面, 和整个古代逻辑。² 另一方面, 我讨论了一些不是哲学家的作者。在前三章中, 我进行这一讨论是为了说明哲学由之产生的问题与论

证。在最后一章中，我就基督教思想发表了某些见解是要指出古典哲学的一种重要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我铭记在心的，读者们是在缺乏古典历史与文学的背景的条件下来了解古典哲学家的。然而，我已经给出了一幅对古典思想各个侧面的非常不完整的图像，古典思想在这里并不严格限制在哲学范围内。医学、数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史学、语法、文学批评——所有这些都古典世界里得到发展，它们常常与哲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哲学与这些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好的和坏的——在本书中只受到偶尔的关注。³

我虽然不想涵盖所有这些课题与哲学家，但我试图以足够的细节来讨论某些问题，以彰显它们的趣味和意义。我选择的是那些读者们毋需大量阅读艰深的原文就能进行有益思考的论题。引入正确问题的最佳方式常常是去引起反对与批评。我已经这样做了，以期向读者暗示追随的方向，而不是告诉他们去思考什么，或者甚至去告诉他们在一个特定问题中的每一方可以说些什么。所给出的评论是为了引起争论而不是为了下结论。

ii . 时期

对于各时期之间的任意划分加以适当的小心，我们就可以初步将这段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这会是有用的，这四个时期是：

思辨哲学（第 2 章至第 4 章）。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发展历经了由前苏格拉底自然主义者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思辨体系。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提出了有关世界的本性与起源的非常普遍的观点；有时他们回忆起有关众神的神话，

而有时他们又似乎是原始的自然科学家。

批判哲学（第 5 章至第 7 章）。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建构的哲学成为了一个区别于神话学与经验科学的学科，它涉及知识与道德的基础。

系统化哲学（第 8 章至第 9 章）。斯多噶派（Stoics）与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使用前苏格拉底的、柏拉图的和亚里士多德的材料来构建自觉进行整个的哲学体系，将单独一组原理应用于有关知识、自然和道德的问题。

超验哲学（第 10 章至第 11 章）。柏拉图的学说在后来的古典世界中的复兴将哲学家的注意力从理解可观察的实在转向了探索对不可观察的与超越感觉的事物的知识。这样一种看法使得后期的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天然伙伴。

这些划分太过粗糙，不能看得太认真。其中除了在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之间的区分之外，没有哪一区分有任何明确的古代权威；亚里士多德坚持前一区分，并且（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同意他的见解。其他区分远非那么明确；但这些区分给出了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态度与设想的一般印象。

iii . 问题

本书的各个主题如果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将达不到原定的目标。因为希腊哲学的部分旨趣是某些哲学家相对独立于他们的前辈的结果，也是伴随不同时代的哲学范围而来的问题领域扩大的结果。特别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新的哲学问题并发现了哲学探究的新领域；同样真实但不那么重要的是，他们也回答了老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尤其是由于这一原因，试图在这一

阶段定义哲学问题或论证将是一个错误；最好去观察哲学思索的成长，以了解是什么成为这种思索的特征，以及为何如此。此外，我还选择了一些主要论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集中论述了它们，以便展示某些相互联系而且连续的论证，这些论证贯穿了古典思想的整个历史。

认识论。最早的哲学家们寻求认识与理解世界，并且他们很快就提出了有关我们获得知识的来源和作为知识来源的观察与理论，或感觉感知与推理相对谁更重要的问题。有关知识来源的问题激发了认识论（知识的理论），虽然对于知识可能性的怀疑也诱发了怀疑论的回应。

形而上学。理解世界涉及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并且迫使我们去询问我们对自己的概念化如何能和谐纳入我们对自然其余部分的理解这一问题。对自然过程的科学理论有时似乎没有给我们认为是自身是有意识的、理性的、负责的能动主体的信念留下地盘。有关人类意识与能动作用在一个由物质规律统治的宇宙中的地位的问题提出了有关肉体与灵魂的疑问，并且提出了有关因果关系与自由意志的疑问——这是形而上学（对实在本性的探究）的两个中心问题。

伦理学。哲学家们寻求对自然的理性理解，也寻求对道德的理性理解。他们寻找能指导人类行为并且能证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正当的合理原则。苏格拉底和他的继承者们就有关对某一个人的善的正确描述，某一个人自己的善与他人的善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就有关自身利益与道德间的关系展开了辩论。他们试图形成一个批判性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将向我们展示在我们未经反思的道德信念中什么是真的，以及如何修正这些信念。

神学。最早的哲学家们的关怀类似于宗教与神话的关

怀——理解世界的起源与本性，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古典哲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向宗教的观点发起了挑战，独立于宗教向前发展，并且力求将传统宗教吸收到理性神学之中。奥古斯丁表明，后期希腊哲学中的一个运动如何最终接受了基督教的立场，并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下述问题仍然是开放性的：哪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可以算作是哲学的进步或者衰退——哲学是否应当试图捍卫、批评、忽视或者瓦解全部或部分宗教观点的全部或部分主张。

虽然区分这些不同的哲学探究的领域是有用的，但如果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则是不幸的：这些探索彼此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关联，或是每个哲学家都对于这些探索是如何关联的问题采取同样的观点。本书的其余部分将会抵销任何这样的印象。

iv. 来源

想要比我在本书中所作的更深入地进入古典思想的读者应当去参阅注释。这些注释表明我所征引的某些原文的出处，因此应当有助于读者自己去研读原文。我所征引的论据不仅涉及我对不同哲学家的描述，而且还涉及某些有关历史或政治背景的论点，所以，读者也可以参考这些来源。我所征引的所有哲学原文，以及几乎所有非哲学的原文，都有英文译本。⁴

对现代书籍与文章的参考文献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且参阅了具有相当不同水平的难度与专业性的著作。这不是说这些著作提供了对二手文献的系统考查；不同主题的覆盖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某些主题比其他主题吸引了更多有趣的工作。参考文献只意味着向读者介绍某些对本书所包括的主

题的更有趣的讨论，或者向读者介绍不同于我自己的观点，或者我只是粗略提及的对问题的处理。⁵

2 荷 马

i . 荷马的重要性¹

最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之一色诺芬尼 (Xenophanes) (公元前 580—480 年) 解释说, 他批评荷马 (Homer) 是因为 “ 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儿学习 ”。² 他正确地指出, 荷马 (约公元前 750 年) 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因为希腊人没有相当于《圣经》或者《古兰经》这样的经典, 但是他们有《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样两部被归于荷马名下的长诗。³ 这两部书不是什么权威性的文本, 不能予以批评或者由得到授权的解释者予以阐释; 并且它们也不构成任何宗教体系的正式教义标准。然而, 它们仍然与圣经相似, 因为许多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学习荷马的诗歌; 在荷马时代之后一千多年, 奥古斯丁仍然在学习这些诗歌。雅典人聆听着当众吟诵的这些诗歌。一位演说家诉说荷马作为道德的权威, 这样评论道:

你们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 所以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 规定每隔四年, 他, 所有诗人中只有他, 应当让他的作品由朗诵者在所有雅典人的庆典上进行表演。⁴ 许多希腊人从荷马那里获得了他们对众神和众神与人类的关系的概念的重要而有影响的因素, 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总是为人们所意识到的, 并且他们还从荷马那里汲取了一种道德的观念与理想, 这些东西在已经遭到彻底批判之后很久仍然有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后来的哲学家们通常总去征引与暗指荷马。⁵他不总是权威；确实，他有时是靶子，因为有思想的希腊人攻击与挑战他对道德与宗教的观点。⁶要看到他们认为他们应当向什么挑战，我们也应当先从荷马开始。

荷马也许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可能在希腊的哲学思索产生之前一百五十年；他可能生活在爱奥尼亚（Ionia），希腊哲学在那里发源，在一个西亚的希腊人聚居区中。⁷他以叙事的诗体而不是哲学的论证来提出他的观点（或者说，他的诗歌中所表达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既不是原始简单的，也不是不合情理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观点为何会合理地诉诸常识与经验，那么我们将会了解早期的哲学家们为何会发现有必要向作为合理信仰源泉的常识与经验挑战。

II. 理想的人与理想的生活

荷马的道德观念最容易从其有关理想的人的概念化上去理解。《伊里亚特》中的主要角色是过去年代的英雄；他们的善良、杰出或美德（表示希腊文单词 *aretê* 的三种方式）在荷马自己那个时代是不平衡的。但是荷马所认为的善不是我们最为可能想象到的如此这般的那类事情。

一个人的善中有一些是超出他的控制之外的。一个善人必须降生在一个善的家庭，并且他自己必须富有而强壮；荷马认为一个人在他成为奴隶的那一天就丧失了他一半的善。虽然荷马并未考虑那些赢得了财富而没有高贵出身的人，但那些与他的看法一致的人拒绝承认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善。一个人的善的世袭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成分是如此重要，以致如果你拥有它们，即使你行为恶劣，你也仍然是一个好人。开小差的帕里斯（Paris）未能做出好人的行动，但仍然是一

个好人的，因为他符合成为好人的其他条件。在这一限度上，一个人的善不在他的控制之中。⁸

然而，善的某些方面是在他的控制之中，并且人们期望他在他的行动上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特别理想的是在作为战士与领袖的行动上表现出来。一个好人在战场上要出类拔萃，而他特有的美德是力量、技巧与勇气。他生于社会中的一个领袖的位置上，带有这一位置带来的巨大份额的财富，而他就拥有了他需要用来保卫他的地位不受侵犯的这些美德。因此他被期望出类拔萃。阿基里斯 (Achilles) 的父亲送他到特洛伊去，让他“总是做得最好，超过其他人”，并且，像其他的主要角色一样，阿基里斯力图在那些使得一个人出类拔萃的品性与行动中做得出色。阿基里斯是“阿该亚人 (Achaean) ① 中最好的”，这首先是因为他在这些美德上卓越杰出；而且这些也是他父亲要阿基里斯超越同时心里所想的美德。自卫也需要智谋去形成计划，需要技巧去说服他人在执行计划时予以合作，但这些美德相对于战士的那些美德来说只是次要的。

杰出人物的特征从他所欲达到的目标类型上可以看得更清楚。阿基里斯与阿伽美农 (Agamemnon) 发生了龃龉，这是在引发了《伊里亚特》的主要事件的小插曲中，因为阿伽美农夺走了布里塞斯 (Briseis)，她是阿基里斯的战利品，这样就蔑视了阿基里斯的荣誉。荷马所想象的荣誉 (timê) 包括，首要的是他人的良好评价，其次，是既是这一良好评

阿该亚人是荷马史诗中对希腊人的泛称。阿该亚 (Achaia) 是古代希的一个省，位于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本书随文注释皆为译者注。

价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的物质的与社会的“荣誉”。就英雄主要关注他自己的成功与名声而言，他是个人主义的；他主要并不想达到某种集体目标，这种目标包括他人的善或者整个社会的善。另一方面，就他必须注意人们的良好评价而言，他也是他人取向的，人们控制着他所欲达到的善。更有甚者，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英雄必须尊重，而不仅是操纵他人的评价，因为这种评价确立了使他自己的目标值得他去争取的价值。⁹

iii. 自我与他人

我们会发现荷马对一个好人的概念多少令人吃惊。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好，或者我们要比我们现在更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首先在脑海中出现荷马式的美德。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好人是对他人真诚的人。在荷马的伦理学中，类似地，也期望英雄对他人的利益给予某种关注；但是他对他人关注的本质与界限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英雄当然不是漠不关心地对待他人。确实，《伊里亚特》中的许多情节来自某些人对其他人利益的关注。忒提斯 (Thetis) 关注他的儿子阿基里斯，海克托尔 (Hector) 关怀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 (Andromache) 和他的儿子阿斯提亚纳克斯 (Astyanax)，而阿基里斯关注他的朋友帕特洛克鲁斯 (Patroclus)。关注也不仅限于对个人的关注。有时人们也在某种合作项目上关心他们所从属的群体的福利。对希腊领袖们来说，这一群体就是希腊军队，他们的集体舆论认为，阿基里斯与阿伽美农都应当由于他们不顾军队的利益而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誉进行私人争吵而受到谴责。类似地，奥得修斯 (Odysseus) 在试图说服阿基里斯放弃争吵时诉诸群

体的共同利益。对特洛伊人来说，共同的善就是他们城市的善。海克托尔鼓励人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地展示了这种善。¹⁰

一个具有超人力量与权威的英雄有能力低下的人依赖于他，并期望他来保护他们。他们正当而合法地指望他的帮助。一个好国王，诸如奥得修斯，关心他的人民的福祉。一个好丈夫，诸如海克托尔，关心他的妻子。阿基里斯做了人们期望于更伟大的英雄的事，关心照顾他的朋友，依赖于他的帕特洛克鲁斯。

除了这些在与英雄的特定关系中对特殊人物的特定期望之外，人们一般期望英雄能被共同的人类感情所打动。帕特洛克鲁斯指责阿基里斯对于希腊人的损失漠不关心，不仅因为阿基里斯是远征军的参加者，而且因为希腊人正在遭受损失正是他行动的一个后果。阿基里斯在他杀死莱卡昂（Lycaon）时，以及在他侮辱海克托尔的尸体时表现出同样无情的漠不关心。他最终当遇见普里阿姆（Priam）时放弃了这种态度：当时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理解普里阿姆的感情，并为这种感情所打动。通常的恳求行为部分地依赖于这种同情的感情，这种感情指向某个需要帮助的人。像库克罗普斯（Cyclops）这样的怪物缺少这些对人类行动的感情，他更像是野兽而不像人——确实，甚至连库克罗普斯对他的动物们也有这样的感情。¹¹

因此，他人的利益对一个英雄来说是重要的；并且如果他像阿基里斯一样对这些利益漠不关心，他就会受到批评。然而，一个英雄对这些利益的态度不是他的善的一个突出的部分。阿基里斯自私地对他人漠不关心，这并不会使他丧失什么英雄的美德；他仍然是阿该亚人中最好的，并且甚至

有人提出他自私的漠不关心会损害他那善的名声。另一方面，如果他被海盗抓住并被卖作奴隶，他就会丧失他的一半美德。对这类漠不关心的批评仍然多少是温和的；因为自私的漠不关心比起一个人的善的主要成分来只是一个小缺点。

IV. 优先性

《伊里亚特》从不同的观点澄清了他人的利益这一次要的地位。首先，某些涉及他人的关注对于英雄的主要目标来说是纯粹工具性的。一个战士的成功常常依赖于战友的配合。当一个英雄能够像保护他自己的荣誉一样保护他的侍从时，他的权威和力量才得到了最有效的体现。因为这些对他人的关注相对他对于自己荣誉的关注来说是工具性的，所以，当他人的利益与他自己荣誉的要求相冲突时，他没有理由去照顾他人的利益。

然而，并非英雄所有的涉及他人的关注都似乎是纯粹工具性的。很容易看到与战友的合作与对待从的保护如何成为了一个英雄的主要目标；但是不那么容易仅仅用工具性价值来解释或证明基于共同人类情感的态度。并且，即使这些态度不是纯粹工具性的，它们也确实是要的。人们期望英雄表现出对他人的关注，但是从未期望英雄因为这些关注而牺牲他自己的任何权力或地位。因此，没有人批评阿基里斯第一次从战斗中撤出；确实，大多数其他希腊领袖认为他们应当向他提供补偿。他确实因为拒绝由希腊领袖们的使节带去的补偿而受到批评（在第九卷中）；但是没有人暗示他不像以前那样善或是那样值得赋予荣誉了。而他回到战场上不是因为他关心其他的希腊人，而是因为帕特洛克鲁斯被杀了。他甚至不是由于帕特洛克鲁斯自身的缘故而关注他的死；他

感到悔恨的是他自己由于未能保护他自己的侍从而表现出来的软弱。

海克托尔是荷马的英雄中最了解他人立场的一个，特别是他的家庭与他的城市的立场。然而，他的基本动机与阿基里斯完全相同。海克托尔两次选择了避免使自己感到耻辱与不光彩的行动，即使他的行动会危害他的家庭与城市也在所不惜。他承认如果他撤退的话，特洛伊将会受益，但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并且没有人反对他——荣誉与名声要求他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阿基里斯，死个痛快。当他不得不做出最残酷的选择时，海克托尔表现出他受到了荷马式的基本动机与美德的感召。¹²我们会在说他自私时感到踌躇，如果我们想到自私的人明显地以他人为代价来保存自己；但是他仍然惊人地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

因此，对一个荷马的英雄来说，他人的利益常常是重要的，但总是严格次要的。确实，这些利益比起主要美德来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以致一个人的善或恶最终只由主要美德单独来衡量，完全与他对他人的关注无关。

V. 荷马伦理学中的困难

荷马的观点在那些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们中造成了冲突。有些冲突出现在一个个人自己身上。他不得不调整他对自己目标与利益的概念化以适应那些可以给他以荣誉，也可以令他名誉扫地的人的要求。如果他人认可他的目标的话，这不会造成冲突。但是不同个人的不同目标会在一个个人的目标与他人所赞同的行动之间造成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个人不能坚持遵循他自己的价值而不顾他人的期望；因为他的价值赋予了他人的赞同以最大的重要性，并且如果他不受他们

的评价的指引，那他就违反了他自己的价值。

阿基里斯恰好表明了这类自作主张与对他人要求的遵奉之间的冲突。他为荣誉而与阿伽美农对抗，而阿伽美农通过夺走布里塞斯而赢得了第一回合；但阿基里斯应当赢得第二个回合，如果他接受阿伽美农提交的补偿的话。在这一点上，阿基里斯似乎完全不顾忌英雄通常对他人评价的依赖。他声称他满足于过一种没有荣誉的微贱生活的前景，因为荣誉是不稳定的与流动的，并且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死后，也不会对他有多大影响。然而，后来的事态表明，阿基里斯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超脱与自我取向。他对于帕特洛克鲁斯的死给他带来的名声扫地的耻辱感迫使他回到战场里，即使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的死亡。¹³

荷马的伦理学在一个个人身上造成了这些冲突，而且也在社会中造成了这些冲突。因为它给了每个成员一个理由来作出对社会整体来说是邪恶的行动。因为每个英雄都只要他自己的荣誉，并且在与他人的竞争中看到了赢得荣誉的合理机会，所以他不愿意抑制自己不去参加竞争；但是当人人都容忍这一体系时，它可能对每个人都是邪恶的。

如果英雄的道德即使对于从中获得最多的英雄们来说，都是邪恶的，那么它对于英雄们的社会下属来说就更坏了。他们可以指望来自英雄的保护，这种保护处于由英雄对他自身荣誉的追求所施加的限度之内；但是这些限度使得英雄成为靠不住的保护者。如果我是一个英雄，正在就涉及我的一个贫穷侍从和一个与我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富人之间的法律诉讼进行判决，我看不出应当作出有利于这个穷人的判决，如果与这位上等人的结盟会大为有利于我的地位和荣誉的话。我将是一位不可靠的保护者，就像阿基里斯对于帕特洛

克鲁斯，以及海克托尔对于他的家庭和城市一样；因为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保护者的职责不得不在面对压倒一切的荣誉要求时退居第二位。英雄的骄傲与自尊要求他去追求英雄的美德，并且使得他在做不到这些美德时感到羞愧。

荷马并没有在《伊里亚特》中揭橥荷马伦理学的这一结论。这结论在《奥德赛》中更靠近表面，特别是在珀涅罗珀 (Penelope) 的追求者的行为举止中。他们的自私而寄生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都是邪恶的；然而，从某种观点看来，这种行为也是突出英雄式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使得那个与珀涅罗珀结婚的幸运儿能指望荣誉与地位方面的大量报偿。但是荷马最近的同时代人，诗人赫西俄德 (Hesiod)，揭橥了荷马道德的反社会的侧面。像荷马一样，他认为在过去存在一个英雄的年代；但是在他自己的时代，他目睹了“吃贿赂的国王”在法律上愚弄穷人。在荷马式的英雄与赫西俄德的吃贿赂的国王之间的距离是相当短的；即使荷马没有提倡过受到赫西俄德攻击的腐败行为，他自己的道德观念似乎也证明了这种行为的正当性。¹⁴

荷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英雄阶层对荷马式道德的遵奉所产生的后果，这些阶层是这种道德的牺牲品。他只在《伊里亚特》中的一章中注意到了他们。瑟尔西特斯 (Thersites) ——一个轻率鲁莽的、任性顽固的、而且（用善的标准衡量）可憎的煽动者，与某些人对工会领导人的偏见相似——提出了一个反对国王及其观点的很好的论证，谴责他们是自私的寄生虫，浪费了社会的资源。由富于技巧的辩论者奥得修斯来回答他；然而，这一次奥得修斯不是依赖他的辩论技巧，而是依赖暴力的压制。荷马不是同意这样对待颠覆

性论证的最后一个保守派，粗野的、不知道自己本分的人提出了这种论证。他也不是代表下层阶级同意这样对待那些抱怨比他们更优越者的人们的最后一个。

荷马式道德的捍卫者会争辩说，尽管这种道德有对某些人不利的后果，但从整体上看，它对于一个暴露于外部攻击之下的不稳定社会来说，是最好的；作为战士与保护者，荷马式的英雄似乎会起到有益于他的社会的作用。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辩护；它的软弱无力暴露了在对社会制度进行解释与辩护中的普遍缺陷，这种解释与辩护诉诸社会制度在社会中的正面功能。即使社会需要某种保护，为什么荷马式的英雄就应当是唯一的，或更好的保护手段？并且如果他不是那么热中于争吵与战争，社会还会那么热切地需要他的服务吗？他自己的价值观帮助创造了使这些价值观似乎合适的社会条件。¹⁵

vi. 诸神与世界

同时代西亚神话——以及希腊神话——的某些最惊人的方面很少展现在荷马的诗歌中。在这些神话中，诸神非常紧密地与自然力量相对应，并且确实有时似乎被与这些自然力量合为一体；他们部分是人，部分是野兽，常常是妖形怪状，并且只有用牺牲与魔法才能安抚他们。我们可以在赫西俄德的著作中看到某些这类观点（虽然是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但是在荷马的作品中很少有这种观念。即使是在《奥德赛》中的巨人、巫师和其他神话与民间故事中的造物也多少有些人性，使人感到亲切。¹⁶

荷马使得诸神富于人性是因为他要使他们可以被理解，这样才能使事件可以被理解。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是一

个半人半兽的怪物，那么我们就很难了解能期望它什么，或者它将会对不同种类的对待作出何种反应。一般而言，人类是更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人是勇敢的、珍视他的荣誉、献身于他的家庭，如此等等，那么在通常条件下，我们就会期望他的行为举止将多少与某个具有他的观念、处于这一情境之下的人相似。有着相当理性的目标的相当理性的能动主体是可以预测的与可靠的。

这就是荷马如何想象诸神的情形。诸神不是由魔法或牺牲来操纵的机械。虽然他们确实关心牺牲，但他们并不严格地或机械地由牺牲所控制。由于雅典娜（Athena）的目的坚定地置于反特洛伊的立场上，所以她不会为牺牲的祭献所动摇，而如果有某种自动机械效应的话她就会为牺牲所动摇。宙斯（Zeus）决定他将满足阿基里斯的多少祈求。赫拉（Hera）、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波塞冬（Poseidon）和雅典娜在这两部史诗中都有着固定的且可以理解的目的。因此，自然力量不是随便任意地降临的，而是作为诸神的确定目标与意向的后果而降临的。荷马在自然过程中寻找统一性、规律与秩序，这就开始了一种支配希腊——还不仅是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思想的探索。¹⁷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注意到在荷马对世界的概念化中秩序与统一性的局限。虽然诸神是相当坚定一致的，但是他们也是易变而反复无常的，以一种与人类英雄同样的方式，并且出于类似的理由。更有甚者，他们对自然秩序的控制是不完全的。荷马有时，虽然不那么具有代表性，接近于将诸神与他们所控制的自然过程（在他更通常的观点看来）等同起来。但是，他从未暗示说，例如，每一次地震或暴风雨都反映着波塞冬神的某种稳固的、可以理解的长期目标。据说